

# 九、汉语的同源词和构词法

【文献号】1061

【原文出处】湖北大学学报：哲社版

【原刊地名】武汉

【原刊期号】200005

【原刊页号】62~65

【分类号】H1

【分类名】语言文字学

【复印期号】200102

【标题】汉语的同源词和构词法

【英文标题】The Cognate Words and Word-Formation of Chinese

Department of Chinese, Beijing University, Beijing, 100871

【作者】郭锡良

【作者简介】北京大学 中文系, 北京100871

郭锡良(1930—), 男, 湖南衡山人,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, 博士生导师, 主要从事汉语史研究。

【内容提要】汉语的同源词是指有共同语源、音义都有一定联系的词; 它的产生同汉语的构词法有密切的联系。可以分为音同和音近两类。一, 同音的同源词是由词义引申形成的。词义引申产生新义, 近引申义属于一词多义现象, 远引申义就分化为同源词。这种同源词是由词义构词法形成的同音的同源词, 有的字形没有变化, 有的字形有不同。二, 音近同源词是由音变构词法形成的。一般来说, 音变构词必须有严格的语音标准, 不能随意把语音相远的词定为同源词; 有人认为有所谓声韵各有不同来源的“声韵同源”词, 这是难以令人信服的观点。三, 由结构构词法造出的都是复合词, 复合词总是由两个语素构成的。它只存在共语素的同素词, 不形成传统意义的同源词。

【英文摘要】The cognate words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refer to the words that share the same cognations and relate to each other in both sounds and meanings. Their emergence has a close connection with the word-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language. There are two classes of cognate words: those having the same speech sounds and those having similar speech sounds. The former come from semantic word-formation. For some of them, the characters remain unchanged, and for others, different. The latter come from word-formation by changing the speech sounds. Generally speaking, this kind of word-formation should have strict phonetic standards, and words that have quite different speech sounds can not be defined as cognate words. Finally, words that are built by structural word-formation are compound words, which are usually made up of two morphemes. They do not produce cognate words of the conventional sense.

【关键词】同源词/构词法/词义构词/音变构词/结构构词

cognate words/word-formation/semantic word-formation/word-formation by changing the speech sound/structural word-formation

【正文】

[中图分类号] H139; H146.1 [文献标识码] A [文章编号] 1001—4799 (2000) 05—0062—04

同源词顾名思义是有共同语源的词。它属于词源学的范畴。关于词的来源问题早在公元前就被中外的哲人所议论和探讨, 但是西方现代词源学却到十八、九世纪才随着历史比较语言学的产生而产生, 是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分支。它的基本方法是通过亲属语言的比较, 构拟出词的最古的音义结合形式。它的同源词一般是指不同语言中来源相同的词。另外, 在同一语言中由词根相同而派生出来的词, 一般叫做同根词, 也有称作同源词的。汉语词源的探讨早在先秦就已萌芽, 《荀子》的“约定俗成”说是最著名的论点。汉代刘熙的《释名》用声训来推求词义的由来, 也就是探讨词源, 尽管具体论说大多是不成功的, 但是仍不失为一部探讨词源的专著。以后的右文说和“因声求义”

说直到章太炎的《文始》、王力先生的《同源字典》都是在探讨汉字的字源，也就是汉语的词源。汉语的同源词是指有共同语源、音义都有一定联系的词；它的产生同汉语的构词法有密切的联系。它同西方语言学中不同语言中的同源词不是一回事，而是相当于西方一个语言中由相同词根派生出来的词。

### 一、词义构词法形成同音的同源词

汉语的同源词可以分为音同和音近两类，同音的同源词是由词义引申形成的。词义引申产生新义，近引申义是属于一词多义现象，远引申义就分化为同源词。例如“道”：

- (1) 路，道路。《论语·泰伯》：“任重而道远。”
- (2) 水流通行的途径。《左传》昭公十三年：“晋侯会吴子于良，水道不可。”
- (3) 道理，规律。《论语·里仁》：“朝闻道，夕死可矣。”
- (4) 述说。《孟子·梁惠王上》：“仲尼之徒，无道桓文之事者。”

一义和二义是近引申，应该算一词多义；三义、四义是远引申，是由引申分化出来的两个同源词。这是字形不变的同音同源词。字形不变，一词多义和同源词的界限不易分清。因此在文字的使用过程中，有的就会产生分化字。例如“尊”：

- (1) 盛酒的器具。《礼记·乡饮酒义》：“尊有玄酒，贵其质也。”  
《左传》襄公二十三年：“新樽洁之。”  
《晏子春秋·内篇杂上》：“酌寡人之@①，进之于客。”
- (2) 尊崇，高贵。《易经·系辞上》：“天尊地卑，乾坤定矣。”
- (3) 尊重，敬重。《孟子·公孙丑上》：“尊贤使能，俊杰在位。”

《说文·酋部》：“尊，酒器也。”二义、三义是由一义引申出来的，使用既久，加上社会生活的变化，人们对一义和二、三义之间的关系，已经不甚了了，于是为本义造了分化字。分化字的产生标志着不同意义之间，已分化为同源词。二、三两义字形未变，义亦相近，但词性不同，也以看作同源词为妥。再如“右”：

- (1) 右手。《左传》成公二年：“左并辔，右援@②而鼓。”
- (2) 右边。《孟子·梁惠王下》：“王顾左右而言他。”
- (3) 帮助。《左传》襄公十年：“王右伯舆。”杜预注：“右，助。”
- (4) 保佑。《汉书·翟义传》：“是天反复右我汉国也。”颜师古注：“右读曰@③。”

一义本作“又”，《说文》：“又，手也。象形。”二义是一义的近引申，三、四义是由一义分化出来的同源词。在甲骨文中二、四两义，都写作“又”（注：参看拙作《先秦汉语构词法的发展》，见《汉语史论集》，商务印书馆，1997年版。）。“右”本是为三义所造的分化字，《说文》“右，手口相助也。从又，从口。”“又”字借作表重复的副词以后，于是用“右”表示这几个意义。三义又有后起字“佑”。四义又有后起字“@③”。可见古人已经认识到一、二义与三、四义有了较大的距离，也就是说，已经把它们看成不同的词。“右”字在中古有上、去两读，一、二义读上声，三、四义读去声。去声后起，“佑”@③”很可能是声音分化后才产生的分化字；在上古四个义项应该都是上声，是词义构词现象。另外有一种情况是几个同音字，似乎没有关系，其实也是音同义近的同源词。例如“才”、“材”、“财”：

- (1) 既竭吾才。（《论语·子罕》）
- (2) 人见其濯濯也，以为未尝有材焉。（《孟子·告子上》）
- (3) 暮而果大亡其财。（《韩非子·说难》）

先看三个字的训释：例（1）皇疏：“才，才力也。”《说文·木部》：“材，木梃也。”段玉裁注：“材谓可用也。”又《贝部》：“财，人所宝也。”三个字的训释差异相当大，其实是音同字异的同源词。人有用叫做“才”，木有用叫做“材”，物有用叫做“财”。它们的共同义素是“有用”。人才的“才”也常写作“材”。再如“狩”、“兽”：

- (1) 不狩不猎，胡瞻尔庭有悬特兮？（《诗经·魏风·伐檀》）
- (2) 困兽犹斗，况国相乎？（《左传》宣公十二年）

《说文·犬部》：“狩，犬田也。”田猎为“狩”，“兽”是“狩”的对象，二者是动词和名词的区别。甲骨文中只有“狩”字，后世产生“兽”字，本指猎获物，转指“四足而毛”的动物。“才”、“材”和“财”，“狩”和“兽”，它们是异形的同音同源词。

### 二、音变构词法形成音近同源字

音近同源词是由音变构词法形成的。在单音的格局中，要创造新词，除了通过引申分化出新词外，还可以通过音节中的音素变化构造意义有联系的新词，也就是音近同源词。例如：

- (1) 渴 [\*khat]（注：为了排印方便，拟音采王力先生《同源字典》的办法，声母以罗马字代号代替国际音标。下同。）：竭 [\*giat]：歇 [\*xiat]（溪群晓旁纽，月部叠韵）  
君子于役，苟无饥渴。（《诗经·小雅·采薇》）

昔伊洛竭而夏亡。（《国语·周语上》）

得臣犹在，忧未歇也。（《左传》宣公十二年）

人缺水欲饮为渴，江河缺水为竭、为歇。水竭则尽，水歇则止，用于抽象事物为尽、为止。

(2) 创 [\*tsiang]：伤 [\*sjang]（初审邻纽，阳部叠韵）

创巨者其日久。（《荀子·礼论》）

匠石运斤成风，听而斫之，尽垜而鼻不伤。（《庄子·徐无鬼》）

《说文》：“创（刃），伤也。”又：“伤，创也。”

(3) 斯 [\*sie]：析 [\*syek]（心母双声，支锡对转）

墓门有棘，斧以斯之。（《诗经·陈风·墓门》）

析薪如之何，匪斧不克。（《诗经·齐风·南山》）

《说文》：“斯，析也。”又：“析，破木也。”

(4) 象 [\*ziang]：豫 [\*jia]（邪喻邻纽，阳鱼对转）

象有齿以焚其身。（《左传》襄公二十四年）

豫焉若冬涉川。（《老子》十五章）

《说文》：“豫，象之大者。”

以上一、二两例，韵母同部，声母相近，例一同是喉牙音，例二同是舌齿音。例三声母相同，韵母也相近，是阴入对转，区别在有无韵尾。例四韵部是阴阳对转，也是有无韵尾的区别，声母也相近。一般来说，音变构词必须是韵相同，声母也要相近；声相同，韵也要相近；或者声韵俱近。因此同源词的考察，也必须声韵兼顾；声同韵远，或者韵同声远，是不能随意定为同源词的。例如：

(1) 屏 [\*byeng]：藩 [\*biuan]（声母同为并母，耕元韵远）

价人维藩，大师维垣。（《诗经·大雅·板》）毛传：“藩，屏也。”

君子乐胥，万邦之屏。（《诗经·小雅·桑扈》）

(2) 间 [\*kean]：隔 [\*kek]（声母同为见母，元锡韵远）

彼节者有间，而刀刃者无厚。（《庄子·养生主》）

秦无韩魏之隔，祸中于赵矣。（《战国策·赵策二》）

(3) 欺 [\*khi

附图 {h11b07. BMP}

]：讪 [\*kiuet]（溪见旁纽，之质韵远）

吾谁欺？欺天乎？（《论语·子罕》）

晋文公讪而不正，齐桓公正而不讪。（《论语·宪问》）郑玄注：“讪者，诈也。”

“屏”和“藩”、“间”和“隔”、“欺”和“讪”意义相通，从意义方面来看，可以构成同源关系，这是没有问题的。从语音方面看，“屏”和“藩”、“间”和“隔”声母相同，“欺”和“讪”同属牙音，是相近的旁纽声母，声母也都具备了构成同源词的条件。但是三对字不但韵尾不同，主要元音也有别，韵部相差太远；这只能是同义词，不能定为同源词。因为作为音变构词，没有必要变化如此巨大，更重要的是变化过大，音变就失去了可循的规律。如果把语音转化的条件放得过宽，什么情况都可以是旁转、旁对转，那将必然是无所不转。只要义相关，不管音的远近，都把它视作同源词，这正是讨论同源词的论著中的一种不足取的倾向。

在讨论同源词的文章中，还有一种说法，是所谓的声韵各有不同来源的“声韵同源”词。例如：

(1) 莫 [\*mak] ← 莽 [\*mang] + 夕 [\*zyak]

(2) 莅 [\*liet] ← 临 [\*li

附图 {h11b07. BMP}

m] + 位 [\*hiu

附图 {h11b07. BMP}

t]

按这种说法，“莫（暮）”是由“莽”“夕”拼切而成的单音节复合词。“莽”是“莫”的声母同源词，“夕”是“莫”的韵母同源词。“莅”是由“临”“位”拼切而成的，“临”是“莅”的声母同源词，“位”是“莅”的韵母同源词。这当然是经不起推敲的新奇说法，别的先不说，只从同源词的语音条件来看，“莫”和“夕”韵同声远，“莅”和“临”声同韵远，“莅”“位”韵近声远，都不符合音近的标准，也就是不符合音变构词的规律。至于所谓拼切而成的单音节复合词，恐怕更只能是想当然了。古人能将音节切分成两部分，决不会早于汉代反切产生之前。文献中记载六朝许多文化修养很高的人还弄不清反切为何物，今人要把一个音节切分成两部分，也需要经过语音训练。居然在先秦就能利用声韵拼切来构造新词，这当然难以令人信服。可是却有人找出个别例证，说明这种说法的合理，赞誉作者“见解新鲜”，“是有理有据”。



的一家之言”（注：例如馨 [\*sieng] ←馨 [\*tsieng] +香 [\*siang]。“馨、磬”韵同声近，“馨、香”声同韵近，都具备构成同源关系的语音条件，似乎真是声韵各有不同来源的“声韵同源词”。其实恐怕是音变构造“香”的同源词“馨”时，偶然联系到“馨”而变韵，使它与“馨”也音近吧了。这种巧合的个例，不能与通则混为一谈。）。我们认为这只能是同有所好，是喜新而不求真的学风表现，对读者恐怕是没有好处的。

### 三、由结构构词形成的是同素词

汉语词汇由单音走向复音，构词方式也由单音构词向复音词转变，这是公认的事实。西周已经开始向复音化过渡，春秋战国是汉语复音化迅速发展的第一个时期。但是词义构词和单音节的音变构词始终是先秦重要的构词方式，同源词也大都产生在这个时期。汉代以后单音构词方式明显衰落，结构构词法逐渐成为造词法的主流，新的同源词日益稀少。

结构构词法造出的都是复合词，复合词总是由两个词素构成的。它只存在共**语素**的同素词，不形成传统意义的同源词。例如：

学生“（光和元年）始置鸿都门学生。”（《后汉书·灵帝纪》）

学究“衣冠薛学究，毛骨病维摩。”（陆游《自咏》诗）

学舍“学舍颓敝，鞠为园蔬。”（《后汉书·儒林传·序》）

学校“建立学校，导之经义。”（《三国志·吴书·薛综传》）

学问“南人学问清通简要。”（《世说新语·文学》）

后生“后生可畏，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。”（《论语·子罕》）

浮生“浮生若梦，为欢几何？”（李白《春夜宴桃李园序》）

苍生“然误天下苍生者，未必非此人也。”（《晋书·王衍传》）

儒生“叔孙通之降汉，从儒生弟子百余人。”（《史记·刘敬叔孙通列传》）

前面五个词有共同**语素**“学”，后面四个词和“学生”有共同**语素**“生”。它们没有任何一对词可以构成音义都有一定联系的同源词。即使像“学舍”和“学校”、“学生”和“儒生”两对词，意义方面有某些近似，但是不能说它们是音同或音近。也就是说，它们不具备构成同源词的语音条件。

（此文为郭锡良先生1998年12月参加台北训诂学学术研讨会论文，现应本刊之约刊发于此。——编者）

[收稿日期] 2000—04—15